

# 运毒马仔的15年逃亡人生

他是一名普通的农民,却伙同他人走私海洛因115公斤,数量之大,成为云南临沧警方查获的最大一起毒品案;而运毒工具之简单,又让人“瞠目结舌”,仅仅两匹精壮骡子;16年前,3名同伙被擒,他却侥幸潜逃缅甸;去年落网被判死缓后,他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……

日前记者在看守所里见到了因毒品而改变了一生的杨双林。

## 人 骡子 海洛因

1993年4月22日凌晨,临沧永德这个小山城已经熟睡。永德县明朗乡党委副书记,记和乡长等6名乡干部在公路的梅子树垭口与4名赶路人的相遇。面前4名风尘仆仆的夜行人,和两匹驮满货物的骡子,让乡干部们警觉了起来。正是这一刹那的警觉,揭开了这个临沧“第一毒品案”的面纱。

“你们是哪里人?驮的什么东西?”当乡干部亮明身份上前盘问时,4人中的杨双林感到有些心慌,他想跑,却有些迈不出脚。事实上,在前一天,他已经明白骡子背上的货物是海洛因,他也知道“那玩意儿根本沾不得”,但他惦记着别人许诺他的一千元“运费”。

当乡干部要求4人留在原地等待公安来查时,杨双林等

4人丢下骡子就跑。

虽然慌不择路,杨双林却知道不能往家的方向跑。他一个人跑到寨子后面的深山里,他听见寨子里传来阵阵狗叫声,又看到有手电光在寨子里晃,知道自己是回不去了。

杨双林还不知道,3名同伙都已被抓获,更不知道他们运送的这批毒品有115公斤之巨。到第六日晚,在深山中熬不下去的杨双林,终于狠下了心,决定抛弃牵挂他的妻子儿女、多病的父母和养育自己的家乡,踏上了他乡之路。几经辗转,杨双林偷渡到了缅甸掸邦第一特区的老街。

## 淘宝热 艾滋病 死亡

举目无亲,身无分文。但让杨双林略感放心的是,这里不会有中国警察,而且中国人众多,交流没有障碍。

在一名中国人张某家里,杨双林找到一份短工。6个月后,张某招募了一批人去缅甸孟素淘金,其中就有杨双林。孟素,这个新发现的红宝石产地,像一个巨大的磁场,吸引了无数挖宝人。“一颗拇指大的红宝石,就可以卖到上万。”第一个月,杨双林和他的工友们就分到6万余元人民币。拿到钱的那个晚上,杨双林睡得特别香。

1994年的春节,杨双林和十多名没有回家的中国工友一起度过。当迎新年的鞭炮声响起时,杨双林带着醉意对工友们说:“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家,独有我一人有家回不得。”

孟素矿区,既是天堂,也是地狱。肆虐的疟疾,矿洞塌方死

人的事常常也会发生。尤其是让人眼红的红宝石,随时可能招来贪婪的眼睛,被抢甚至引发惨剧。1994年6月份,杨双林得了疟疾。杨双林不想去看缅甸医生,他认为那些医生都是骗钱的,而他也舍不得花钱去看病。病了一个多月,经过一个中国诊所医生救治,他神奇地痊愈了。病好后,杨双林脱离了老板张某,用自己的储蓄招收了15名工人下矿挖宝石,他自己当老板。这次尝试仅维持4个月就宣告失败,因为工人挖到红宝石后,往往私藏起来。杨双林再次沦为工人。

在这里,很多工人得了艾滋病,或者在赌场输得一无所有。杨双林目睹了无数人的死亡,自己既不嫖也不赌,慢慢地进行着自己的原始积累。1996年,杨双林决定离开孟素时,已经积攒了30多万元人民币。

## 异域团圆 两次逃脱

缅甸的老街,让杨双林有家的感觉,“在这里安家吧!”有了这样的想法,杨双林的第一步就是改名,他对外自称杨忠,云南永德人,然后花钱租了两个铺面,开始做百货生意。

一次偶然的机,杨双林听别人说起他的叔叔杨某也在老街。早在1994年,杨某就来到老街做百货生意。叔侄相逢后,杨双林更加怀念在国内的妻子。1997年4月份的一天,天气晴朗,下午两点钟左右,杨双林挑着红薯藤回到叔叔家,刚把肩上的扁担放下,突然听到一声:“我爹回来了!”

杨双林看到一个有些陌生

的小男孩飞奔过来,这一刹那,他觉得心里一惊,他呆住了。接着,妻子从叔叔家的屋子里出来,两个女儿也跑过来。杨双林还没反应过来,就被抱住了,女儿和妻子大哭起来,眼泪打湿了他的衣服,而先前跑过来叫爹的小男孩,怯生生地在一旁看着。“这是么儿。”妻子说。

妻子到来后,杨双林不再租房,花钱买了两个商铺继续经营百货生意,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百货老板。

2001年,杨双林的百货生意开始冷淡起来,在老街的崩龙寨,杨双林机缘巧合地与村长结为朋友。在村长的介绍下,他在崩龙寨购买了40多亩地。在地里种上荔枝、菠萝、橘子和香蕉等水果,每年也可以挣两三万元人民币,杨双林又成功地从一个百货老板转变为一个“地主”。

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杨双林始终有些担心,他担心这样的幸福生活不会太久,他害怕哪天中国警察会出现在他面前。

2003年7月份,杨双林准备偷渡到云南镇康南伞去购买肥料,谁知在国境线遇到边防,边防战士对这个看似朴实的农民没有怀疑,对其教育一番,要求他以后出境必须通过口岸便放了他。

2005年8月份,杨双林在国境线附近的甘蔗地里干活,遇到4名办案的中国侦查员,侦查员是追捕在逃的通缉犯的,当询问时,杨双林几乎绝望,他以为侦查员是来抓捕他,直到侦查员给他看了通缉犯照片,他才放下心来,不是他。等侦查员走远,他丢掉锄头,逃回家。从此再也不敢去那块地里干活。

# 而立之年读大学 她难圆教师梦

特岗教师招聘又一次将温利琴拒之门外,接下来的生活,她不知如何面对。

6月22日清晨6时,38岁的温利琴已经在厨房忙碌,为正在上高二的儿子准备早餐。待业在家近一年来,儿子成为温利琴生活的重心。

家简陋而整洁,空荡荡的客厅里没有沙发,没有餐桌椅,一家人吃饭时,坐的是茶几前的几个小板凳。阴面的一个空房间的地上,凌乱地放着画板和颜料,画架上有幅未完成的油画。温利琴大学时的专业就是油画,她不想让刚刚学了4年的专业荒废了。

闲暇的时候,温利琴爱看些文学作品,体味书中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……

## 她一个人扛起一座学校

温利琴出生在山西兴县一个农村教师家庭,由于学习成绩突出,母亲在43岁时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。从小耳濡目染,深受母亲熏陶的温利琴也立志长大后当一名教师。从小学到中学,温利琴的成绩都很好。

每次高考填报志愿,她都只选择师范类院校。1991年夏,第三次参加高考的温利琴再次失利,她的心情十分失落。

温利琴家附近的恶虎滩中学那年刚好缺名代课教师。有人向学校推荐了温利琴,乡亲们看中的是温利琴高中毕业的文化底子,以及本地人吃苦耐劳的秉性。“代课教师也是教

师”,温利琴应承下来,放弃了继续高考。

虽然代课教师每月的工资只有45元,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工作热情。教学经验不足,她就向老教师虚心请教。她反复研读教材和辅导书籍,认真备课、授课,和学生打成一片。

1994年,温利琴来到兴县奥家湾乡石畔上村担任代课教师。这里条件差,生活苦,吃水要从很深的沟里挑上来,公办老师呆不住,几十个孩子面临失学。温利琴来到这里,成了学校惟一的老师,同时也是学校的“教导主任”兼“校长”。

温利琴丈夫白韶耀的工作单位在县城,为了支持妻子的工作,白韶耀将家安在了石畔上村,他们买下两孔窑洞,一孔当教室,一孔自己住兼做办公室。

窑洞光线阴暗,四处落土,没有教具,教材稀缺,课桌破旧,孩子们挤在长凳上,一双双眼睛充满着期盼……望着这一切,温利琴心酸地想要流泪。

她凑钱粉刷了墙壁,整修了课桌,添置了教具。孩子们望着漆黑如墨的黑板,高兴地咧开了嘴。

## 她每天要教6个年级

一个班就是一个学校,十个孩子从学前班到五年级共六个年级。温利琴采用“复式教学”,一天教下来经常口干舌燥。

温利琴一般先从高年级开始教起,然后布置课堂练习,接着开始教下一个年级,然后返回来检查课堂教学的效果。“要照顾到每个年级不同年龄段的同学,很需要动一番心思。”

相互干扰在“复式教学”过程中很常见。一次,温利琴用自己制作的长方体、正方体给高年级上数学课时,低年级孩子们都好奇地放下了手中正

在做的习题。这样的情景,常让温利琴哭笑不得。

音乐美等课程是最让温利琴发怵的。好在丈夫毕业于离石师范,这些方面都能拿得起来。温利琴便虚心向丈夫求教,时间一长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尤其热衷书法和美术。

石畔上村有三百多口人,在温利琴和丈夫到来之前,没人会写对联。搬来后过头一个春节时,全村的对联都是温利琴和丈夫写的。于是,温利琴专门给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开设了书法课,严格训练,“到学生们小学毕业时,已经能为家里写对联了。”温利琴很是欣慰。

收入微薄,生活艰辛。然而,温利琴热爱教书,也爱这里的孩子们。她经常吃咸菜拌饭,省出钱来买些笔记本和学习用品作为孩子们的奖品。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温利琴的工作得到了教育部门的肯定,先后获得全乡“年终统考教学成绩第二名”、“复式班教学统考第二名”等荣誉,这些证书至今被温利琴珍藏着。“回想艰苦的农村教师生涯,我的体会是苦中有甜。”温利琴说,从孩子们身上,她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十多年里,温利琴教出的学生一届届顺利升入初中,不少学生还考上了大学。村里的一户人家有三个孩子,都曾是温利琴的学生,如今已经有两个孩子考上了大学,最小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,谈起学生,温利琴笑意盎然。

## 她33岁迈进大学校门

日子在操劳中一年年过去,温利琴度过了而立之年。“如果能转为公办教师该有多好啊!”温利琴这样想着。可是,民办教师已退出历史舞台,代课教师正逐步被清退,这样

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

2001年,国家放开高考年龄限制。听到这个消息,温利琴很是激动。自己为什么不能再次参加高考,到一所师范学院读书,毕业后当一名有正式编制的老师呢?兴奋之余,温利琴重拾高中课本,开始了秉烛夜读的复习。

“你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,重新复习高中的课程,记忆力、精力能跟得上吗?好好培养孩子,让孩子读个大学就行了。”同事、亲戚、朋友们得知温利琴要重新参加高考,都善意地劝她别白费劲了。

温利琴相信自己的能力,丈夫白韶耀大力支持妻子的“荒唐想法”,几乎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。为了提高成功率,温利琴决定报考艺术类专业。她拜在美术方面颇有造诣的丈夫为师,一张又一张的素描、色彩、头像、静物……在丈夫的悉心指导下,温利琴提高很快。

2004年1月,温利琴报名参加当年的高考。报考的专业需要艺术类加试,分素描、色彩两项。在艺术类专业课考试中,温利琴以203分,超过合格线23分的成绩顺利过关。

2004年6月7日,温利琴从容走进高考考场。“答题时,我感觉双手在颤抖。”时年33岁的温利琴格外激动。

“总分424分!”文化课成绩公布了,那年,艺术类专业文化课成绩一类本科的录取线是290分。不久,温利琴拿到了忻州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。“考上了!”温利琴全家都激动不已,高兴得彻夜难眠。温利琴考上大学的消息,也成了当地谈论一时的新闻。

2004年9月,温利琴告别了从教十年的石畔上村,迈入了大学的殿堂。白韶耀将温利琴送到学校,缴纳了第一年所

## 意外落网 被判死缓

就在杨双林庆幸两次逃脱抓捕的时候,厄运开始降临在他头上。2005年,成为他的“灾难年”。这一年,妻子得了重病,杨双林放下地里的一切农活,天天守护在妻子身边,还将老母亲从老家接到缅甸老街。没想到几个月后,妻子还是撒手而去。由于不敢回国,妻子葬在了缅甸,按杨双林老家的习俗,妻子成了“孤魂”。

在妻子生病期间,杨双林消瘦了很多,由于休息不好,他得了胃病。但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,大女婿因贩毒被中国警方抓获。

2008年5月10日,老家一个亲戚的孩子想到缅甸的酒店找工作,杨双林冒险偷渡到云南南伞去接他,没见过那个亲戚的孩子,却等来了公安民警。

最初,民警问他:“你叫什么名字,哪里人?”杨双林回答:“杨忠,原是永德县人,现已在缅甸老街落户。”民警突然喊了一声:“杨双林!”他马上答应了一声:“哎。”

审讯中,杨双林很快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。5月12日被关押于永德县公安局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,杨双林情绪稳定。经过临沧中级人民法院判决,杨双林因犯走私毒品罪,被判处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,他没有提出上诉;这份判决,已由云南省高院核准生效。

对杨双林来说,死缓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恩惠了。当年一同走私毒品的李有昌、李贵华、左小成早于1994年就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。

## [对话]

### 他的牵挂

### “希望将母亲接回国”

日前记者在永德县公安局看守所见到了被羁押的杨双林,他还在等待判决的执行,不久将被移送监狱。

“如果不是偷渡回国来接亲戚的小孩,是否就不会被抓呢?”杨双林说,“我被抓,跟他没有关系。”他说,逃亡的15年间,他一直生活在矛盾和焦虑之中:“其实,我盼这一天已经15年了,在这15年里我每天提心吊胆,睡觉只敢睡半觉,出门总怕有人跟踪,现在可好了。我可以睡一个安稳觉。”

每个月,在缅甸的儿子都会给他打来电话;每个月,在永德的妹妹都会带礼物来看他,来自亲属的不断鼓励,使杨双林更坚定了好好改造的信心。在永德县看守所,管教民警介绍,杨双林是“最好管的”,而遇到“不好管的”,杨双林还会主动要求跟他同住一个监室,通过他的“现身说法”,很多“不好管的”也变得“好管”起来。

现在让他最牵挂的,是已经72岁高龄的母亲。“她还在缅甸,我不希望她老死在那里。我对不起老婆,害得她成了孤魂野鬼,我不能再对不起母亲,我一定会好好改造,争取早日出来,能在母亲有生之年将她接回国。”

杨双林最后说:“我只想告诉亲朋好友,不要做犯法的事、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,好好地苦钱,种田地来盘生活才安然。”

据《生活新报》

需的各项费用的一万多元,钱大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挪西借来的,甚至还借了部分高利贷。

“丈夫对我的无私关爱,我将永记在心。”温利琴外出去求学的四年间,儿子刚好升入初中,白韶耀在家一个人忙里忙外,工作之余四处找活干,好多挣点钱供妻子和儿子读书。儿子的一日三餐,生活起居,都压在了白韶耀一个人的身上。“那时候,他每天看得最多的是日历,过一天,撕一页,日子就有盼头啦!”

温利琴是忻州师范学院建校以来年龄最大的全日制本科生,然而,她的刻苦勤奋却不输于学弟学妹们。在校期间,她的文化课和专业课都十分优秀,英语成绩名列前茅。2007年,她的一幅素描作品荣获全国首届青年素描大赛优秀奖。

只有普通话和电脑操作是她难以逾越的坎。这两门对于年轻人来说轻而易举的课程,对于温利琴来说却要用上九牛二虎的力气。“第一次上电脑课,老师让点击鼠标左键,当时我还不认识什么是鼠标呢?”

为了学好普通话,温利琴常常找同学当老师,帮她矫正口音和发音。每次,点滴的进步都会让温利琴感到欣喜,她知道,不会说普通话,不会用电脑,就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。

寒窗苦读的四年过去了,温利琴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毕业论文的撰写、答辩,以及多项课程的考核,顺利获得学位证、毕业证、教师资格证。

## 30岁门槛她难圆教师梦

“我自信,现在当一名老师,我会更出色。”拥有师范类院校的全日制本科学历,10多年的乡村教学经验,温利琴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称职教师。

然而,现实却将温利琴推入了尴尬的境地。附近一些县市面向大学生公开招聘教师,都明确将年龄限制在30岁以下,温利琴“受到了沉重一击”,她超龄了。

继续到乡下做代课教师也不现实,由于国家相关规定的限制,代课教师在被大量清退。温利琴曾任教十年的石畔上村小学,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今年6月初,亲朋好友告诉温利琴一个消息,山西省将招聘特岗岗位教师4500名,其中兴县就有200个名额。然而温利琴失望地发现,此次招聘同样将年龄限制在30岁以下。

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温利琴打开了报名网站,输入了个人资料,然而,身份证号刚一输入,屏幕上马上跳出一个对话框,“年龄已超过30岁,报名程序中止。”温利琴的视线定格在那行字上,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30多岁考上大学确实不容易。”兴县教育体育局局长白海全对温利琴的境遇表示同情,但此次特岗教师的招聘对象范围是省教育厅制定的,县里只是协助完成一些资格审查的辅助工作,他们也无权因温利琴的特殊情况而区别对待,无法让她获得和其他大学生同场竞技的权利。

失落之余,温利琴也曾想过其他出路。“可是,十多年书不就白教了吗?再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呢?”用丈夫白韶耀的话来说,温利琴“只适合教书”。13年的乡村教师生涯,温利琴已经习惯呆在学校,过着清贫、简单的生活。离开学校和学生,她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”。

然而,温利琴依然在期待着。她说,教书的时候,看到孩子们听讲,目光中满是新奇,她就会觉得很幸福。

据《三晋都市报》